



2021年3月5日，孙慎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105岁。没有大型的哀悼会，没有公开的仪式，那个和蔼的老先生静静地走了。

孙慎先生一生致力于作曲领域，既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中国革命音乐先驱、音乐活动家，更是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现在的青年对孙慎先生的印象，可能源自他的《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他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期人民奋起抗争的画面。

为人民、为时代、为民族，孙慎先生创作了太多的作品，以贴近人民、契合时代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为人民而歌 为时代发声 为民族留魂

——纪念宁波籍革命音乐家孙慎

管雅婷 王蕾

孙慎 原名孙立成，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16年1月。孙慎是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党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音乐是人民的音乐

对孙慎先生的最初印象，来自一张宁波大学红歌会成立时的老照片，能从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里看到他青年一代的期望。

2009年10月，宁波大学红歌会成立。这是全国首个高校大学生红歌社团，是在宁波大学美育委员会、校团委和社团联合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文艺社团。以“唱响红色经典，弘扬先进文化”为宗旨，邀请著名老一辈革命音乐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孙慎题写会名并担任名誉顾问，邀请中国著名女高音演唱家胡晓平作为社团的艺术指导老师，邀请宁波大学美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沈浩杰作为社团指导老师。这是带领青年学子学习红色音乐、传播红色精神的社团，这是让所有的抗争、奋斗精神从文字

里活到人们心里的社团。

“音乐是人民的音乐。”从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到中共党员，孙慎先生对于音乐的认知从未改变。《救亡进行曲》是孙慎刚加入“歌曲研究会”时创作的，在成为作曲家之前，孙慎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为了广泛传播救亡思想，他创作的歌曲运用简单的语言和节奏，表现了人民对于抗战的期望和对于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浓缩了四万万中华儿女热切而又朴实的愿望。

每聆听孙慎先生的作品，都能被他铿锵有力、直击灵魂的旋律所震撼。节奏是音乐的骨骼，孙慎先生作品中的节奏大多源自人民日常生活。他认为，只有人民能够听懂的音乐，才能称为人民的音乐；也只有人民的音乐，才能为人民群众所热爱。

1937年的上海，中日局势急剧恶化，人民流离失所。那一年的4月，经吕骥、周钢鸣介绍，复沓作为入党介绍人，孙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救亡歌曲，如《春耕歌》《火海中的孤军》《寒衣》。“抗日救亡歌曲为什么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具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因为这些歌曲同时代紧密结合，真切地表达了广



看一看家乡的景。

孙慎先生很少回家乡，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抗战期间匆匆路过，另一次就是宁波大学红歌会成立。”沈浩杰老师说。2009年孙慎先生的妻子辞世，悲痛之际

用音乐表达时代性

大群众的心声。”这是老先生对于抗日歌曲创作的最中肯的心得。

1937年9月，抗日战争硝烟弥漫。根据党组织安排，孙慎赴嘉兴参加张发奎将军任司令的第八集团军所属的“战地服务队”。为了在思想、政治上保持我党独

立自主的领导，在战地服务队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面对信仰不同、愿望相同的同胞，孙慎在谨守自己信仰的同时，创作了大量歌曲如《战地工作歌》《自卫队歌》等。“孙慎先生是一个坚毅的人，无

论时局怎样变化，他对党的信仰从未改变。”与孙慎先生有过长期接触的宁波大学红歌会指导老师沈浩杰称赞道。

解放战争期间，外敌已经驱逐，山河仍未平复。在激昂慷慨之下，孙慎先生创作了《将军泪》《民主是哪样》《我们反对这个》等，简明扼要的歌词道出了先生心底的愤怒。又一次，他用音乐紧扣时代，唱出了人民内心深处的歌。

音乐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老先生回到故乡，想走一走童年的路，看一看家乡的景。从镇海到北仑，家乡的变化令老先生惊讶。再走一走甬小校门前的石板路，再看一看家乡故居前的杨柳树，时间好似白驹过隙，转瞬沧海桑田。

故土乡愁从来就是华夏儿女血脉中难以遏制的澎湃。“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人杜甫的千古长叹，成为老先生在文集自述中对故乡难以言表却是真切的情感表达。家乡的“四明文书”是老先生

一直惦念在心头旋律，他关于音乐知识的启蒙是从甬小小学开始的，识谱，学习手风琴，成立歌咏队，阅读音乐读物，掌握音乐基本理论，这些奠定了他后来音乐之路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京工作的孙慎先生着手于民族音乐的抢救性挖掘，《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订，是他重视民族音乐的集中体现。198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入“六

五”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孙慎先生一直认为，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方式、民族音乐美学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倘若一味迷信西洋音乐，或者把西洋音乐的作曲技法和中国的音乐元素强行融合，是不可取的。他抢救性发掘了大量民族音乐，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慎先生是一个很慈祥的人，他从来都是笑呵呵的。”沈浩杰老师介绍。孙慎先生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功绩，默默无闻地在新中国音乐创作的前线，为人民、为时代、为民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梅法钺在创作中。

梅法钺，很像古代隐士或道士的名字。事实上，在宁波艺术界，他确实很少出场露面。他是一名当代艺术家，职业身份是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院长。

今年三四月间，宁波先后举行的两个当代艺术展与他有关，这是梅法钺难得从“云中现身”的时刻。

3月17日，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尚林美术馆揭牌，这是宁波首家高校独立建设的美术馆，首展的正是梅法钺的作品。这场以“裂”为主题的展览，共展出他近年创作的木雕、水墨、装置作品等50余组。

另一场展览是2021宁波当代艺术提名展，梅法钺与另外四位宁波当代艺术“老炮儿”一起，在“空寒”“春花”“金墨”“瓶儿”之中，呈现了自己的“木相”。

与他人不同的是，梅法钺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对人的状态的关注，梅法钺的“木相”，是木之相，亦是人之相，人的精神之相。

他在旧木头上雕刻，粗率直接任性，有的作品似有未完成之感。正因为这尚未完成，超越了具象的现实，而有了象外之意。

有时，他还让朋友“出境”担当主角，乃至他的一位同事因“奇崛”之相而“爆红”朋友圈。然而正如他的朋友、著名当代艺术家李迪所言：“这些作品最终又能超出‘肖像’的局限，被赋予新的内涵。”笔者更是感到，在观者的互动下，梅法钺的“木相”之作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

在我的朋友圈，早挺先生写了3首诗，他在梅法钺的作品中看出了告别生活中的多余和打定主意后的倔强；研究非遗的剑云老师的感叹中则有“思过之人也是身首异处，面壁之脸也是无家可归”的悲悯；曾是名模的一露女士和她的朋友们，在展厅的“木相”之作中摆出一个又一个pose，十足的戏谑天真……

我想，这也许是梅法钺想看到的效果吧。因为他曾对我说，当代艺术重要的是以艺术的方式去提出问题，作品需给观者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它展示的是种种可能。“因为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对人生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梅法钺最想追求的是“闲适自得、无拘无束”的境界，这是一种老庄式“自由逍遥”的状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绝对的自由，可望而不可即。

梅法钺曾说起去年因疫情滞留日本期间的创作。那时，人际密切交往已不可能，他最想去逛的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也已歇业。无所事事中，他只能每天待在住家狭小的空间里，等晚上喝酒微醺之后，在小案片纸之上，创作水墨作

品。这些小尺幅的水墨人物，或无助无望，或飘浮空中，或莫名其妙。他说，这些作品其实反映了特殊时期失去自由的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

当代艺术评论家高名潞曾说：“当代性始终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选择和环境的一致性的问题。”梅法钺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就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关注人的状态，尽管这种状态有时是超现实的。比如，他以往的许多作品中，呈现过许多云朵的元素。在一些作品中，云朵与人的比例是不相称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硕大无比的云朵之下，人显得如此渺小。也许这种隐喻，正要说明在白云苍狗、风云变幻、时间飞逝之下，人们难以避免的迷思和无助。当然他的另一些作品，如《彼岸》《牧归》等，似乎也创造了脱离“此岸”到“彼岸”的精神家园。而梅法钺的艺术创作，也正是通过客观描述，“来抵达精神隐喻的彼岸。”

艺术家的创作，与他的个性和趣味是密切相关的。梅法钺追求的是一种“在云中”自由的状态，这与他生活中的散淡无为和个人趣味上的“学院派”不无关联。在他给我发来的一幅早期油画作品中，就体现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在无为状态。这幅作品或许是他的自画像——在暖阳之下的沙发上，主人公呈现一种“葛优躺”的状态。他向我提起，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时，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跟从当代著名艺术家李天元老师学习绘画的过程，在他

北京的家中，边画画，边聊天，饿的时候来一碗番茄鸡蛋面。

如果说“在云中”，是梅法钺对艺术理念和境界的追求，那么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和不懈努力，是他的“在路上”。梅法钺对我说，虽然这30多年，做过许多不同的事情，干过不同的活，“在路上”的状态却是始终如一。

在梅法钺的艺术创作经历中，最初来宁波的几年，曾在江北某公园搞过陶艺作坊。他的陶艺作品，曾作为宁波国际服装节的礼物，赠送给外国政要。后来，他开始参与城市雕塑、装置等公共艺术作品创作，如今的宁波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车站里就有他的多件作品。他的雕塑作品，分别获得浙江省城市雕塑第三届、第四届优秀作品评选的金、银、铜奖。

在艺术手法和形式上，他做雕刻，画水墨，尝试在不同的材质上进行创作，甚至做过“木炭”水墨。他说，最不希望人们将他定位为“某某”艺术家，他只是想一路前行、尝试多种形式的当代艺术家。

学习，也永远在路上。2019年3月，梅法钺完成了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学业，成为这所世界上最难读的艺术大学的博士。此时，离他成为宁波大学科技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已过去了20年。

除了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梅法钺还曾经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访问学者。更多的时候，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博物馆，去揣摩世界级艺术巨作的内在神韵，汲取营养。他

曾一个人在纽约曼哈顿连续一个月流连于各大博物馆、画廊等艺术机构。他还自豪地对我说，“在宁波，我大概是收藏艺术书籍最多的人。家中一楼到三楼都是画册之类的书籍，许多还是珂罗版的。博士毕业，我从日本托运回国的书籍就有百余箱。”

作为一名院长，梅法钺的个人气质自然影响着学校教学，也影响着学生。在慈溪的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校园里，学生们的作品洋溢着前卫先锋的风格。在梅法钺的主导下，除李迪外，学校还请来了日本陶艺大师岛田文雄、玻璃艺术家海藤博和现代漆艺术家村本真吾等名家，成立了教学工作室。在设计艺术学院，竟很难看到一般学校那样的教室，而是一间间工作室的工位，师生们可以边创作，边交流。在梅法钺眼里，艺术的高下，其实是观念、思想的高下。只有在这样自由交流的环境中，学生们才会成长。

在云中，在路上，这也许就是梅法钺艺术生涯的日常状态吧。

个人简介

梅法钺，男，出生于1968年，先后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科研工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有多件作品获奖。

在云中 在路上

梅法钺的当代艺术

汤丹文

观众与梅法钺作品互动。



作品《牧归》。

宁波地铁公共艺术作品。



《木相》之一。